

成方圆,而家族企业最难的就是制度化。都是亲兄弟,还有什么制度不制度的?家族成员不仅使制度推行不下去,而且还是制度的破坏者。

第五,观念差异是问题的关键。西方的家庭成员在经济上的关系是很清楚的。比如儿子在家里干活,就会先跟父亲谈好报酬,如果成年还受家庭照顾,整个社会就不能接受,这样都强调个性和自我实现的性格,带来了他们到家族企业工作时的正常心态,即使被解雇也不会有异样的感觉,即西方的家族企业不会因为血缘关系而使管理受到任何影响。而中国文化素以守法家庭为主体,尊祖宗、尚人伦、重感情。这无疑也阻碍了中国家族企业的健康发展。

(洪摘自《中外管理》2001年第9期)

### 职业经理人的道德风险已是当今 家族企业“敞开心扉”的最大障碍

不能广泛吸纳并任用职业经理人,导致企业不能“做大”,恐怕是家族企业挨骂最多的一点。但不能忘了,对于家族企业而言,“规模”真是最重要的吗?暂先不说“小”在巨变时代可能更有魅力,也先不谈很多产业(如基础零配件)本无需做大,而只需做强即可,光“所有者对企业的拥有”这一根本“天条”就比做大更重要。试想,即便企业真的成长了,却因此而“成长”成人家的了,那“成长”还有何益?中国职业经理人队伍从整体上还不够“职业”:每个人都想做老板,每个人都想拉走人马单干。如果“经理人”最终竟等同于“阴谋家”,请问福兮?祸兮?

(洪摘自《中外管理》2001年第9期,杨光文)

### 国际恐怖主义的新发展

《国际资料信息》2001年第7期刊载的李伟的文章认为,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恐

怖主义有了较大的发展,而且出现了许多新型恐怖主义,如网络恐怖主义、金融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正由国家资助转为个人资助,并且更加残酷,已成为一场全球范围的战争。

一、恐怖主义正在发生变化。人们过去几十年所熟悉的恐怖主义形式正在解体的同时,一些国家的极端组织的活动正在形成新的威胁;意识形态右翼的恐怖分子在欧洲和美国的势力也有所增大,如美国的基督教白人至上主义、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等;民族和国家分裂主义恐怖活动猖獗;由单一问题(如环境恶化、动物权利和堕胎等)所引发的恐怖活动正在增多;单一个人从事的恐怖活动不断增多;对游客的袭击也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

由于上述恐怖主义威胁越来越大,所以打击恐怖活动遇到新挑战。首先,打击恐怖主义的任务日益复杂化,单个恐怖分子和小集团的出现,以及使“虚拟”恐怖组织成为可能的信息技术的兴起,使得打击恐怖活动的难度增大。其次,武力应对的有效性值得怀疑。

二、超级恐怖主义出现。人们把使用包括生化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主义称为“超级恐怖主义”。首先,恐怖主义分子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地使用生化武器,1995年3月日本东京地铁的沙林毒气并非个别情况。其次,全球网络化会使国际上出现专门生产和使用生化武器的“超级恐怖主义”。第三,“超级恐怖主义”对国家及其公民构成的威胁越来越大。许多国家的领导人缺乏相应的危机意识,导致这些国家缺乏卫生保健基础设施和预防措施而成为使用生化武器的恐怖组织优先选择的目标。

三、新恐怖主义产生。其中人们提到最多的就是“网络恐怖主义”,还有“电磁恐怖主义”、“金融恐怖主义”等。

(洪摘自《国际资料信息》2001年第7期)